

科學不能代替宗教

[芬蘭] 安替·羅因

科學揭示自然是如何運作的，並命名每一個新的發現和現象。科學通過實驗手段、運用證據鏈來闡明新的自然規律。既經驗證的結果和方法，總是被用來充當新的結果和方法的先導依據，因為沒有前因便不能得出後果。如果我們有勇氣追尋這個證據鏈，直到它的最初本源，找尋源頭的始因，我們總是會終止於神。就是說，我們將找到最初的動因，它是不再有原因的。無神論者們試圖通過虛構一些名詞，例如宇宙大爆炸之類，來擺脫這個關於第一動因的邏輯命題。

根據現時流行的正式的科学信念，在距今一百四十億年以前，所有的物質、能量、生命和靈性，都被壓縮在一個比針尖還小的空間內。然而，科學論點是可以改變的，因為迄今我們還不曾瞭解到實有的自然規律和事實的百分之一。今天我們所知悉的科学論點和資料，至少已經超過一百年前的百倍以上，而且這個趨勢，還會以指數規律的速度持續下去。然而，我們的智慧則不可能以這同樣的速度增長，除非我們有勇氣重新審查舊有的科学的和宗教的前提性假設。科學總是在改變和推進我們對宇宙的瞭解。然而，我們將永遠發現神立於每一條科學小徑的終端，無論現在抑或今後，直至無窮。

美好、智慧、公正、愛心和誠信，永遠不可能用量具來計量，也不可能用物理的或化學的儀表來測度。它們並不與物質和能量起反應，但是它們仍然像磐石般真實，因為人的靈性使得它們成為歷歷可見。所以，我們是純粹的屬靈生物，只是靈性被暫時地鎖定在我們的軀殼之中。當我們注視我們的朋友的眼神，當我們諦聽他的意見時，我們便看到了這個靈性。這些，決不是物質性的聲音。

不同的領域

科學並不直言快語地回答對於人之靈性的基本問題，即是與非的問題。正是宗教，在尋覓這些問題的答案。真正的宗教勇敢地探究哪些重要的結果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利用科學，我們可以推進我們的物質生活福利。而真正的宗教則找出屬靈的結果，它不但是正確的，而且可以使我們的靈魂快樂安生。這些確定而永恆的效應，可以用來鑒別真正的科學和真正的宗教，而區別於錯誤的和偽劣的贗品。

利用真實可靠的資訊，我們得以拒斥那些迷信、宗派、邪術和巫毒，以及其他控制人的心靈的團夥，他們迷惑我們當中一些幼稚的人，僅僅通過剝奪盲從者們本身的自由意志，而使之得到暫時性的解脫。虛偽的宗教、哲學或者偽科學，把人們和他們的同胞們

導向絕望的自殺之途，和經濟上、倫理上的破產；而真正的宗教和科學，則幫助人們直面他們日常生活當中的實際問題，達到彼此間的和諧一致。

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當今世代，對於我們來說，永遠是最重要的，因為我們所能改變和推進的，也只有這個時代。真正的科學和宗教之間，應當是互相支持的。引人誤入歧途的分歧和爭執，永遠來自於錯誤的科學或宗教的前提和闡釋。然而，長遠來看，充滿活力的、能動的科學與宗教，終將會聚於協調一致。

我們的生活和世界之所以臻於目前這個樣子，是經過精心地、準確地設計的結果。正因如此，所以我們才能在信仰與無神論之間，做出一個自由的選擇。如果我們能夠借助於某種科學過程，論證出神或者某種更高力量的存在，我們就不能遂行這種自由選擇了。仁慈、公正、愛心，草地上的百花，小至原子，大至整個宇宙，在印度教信徒或者天主教信徒的眼裏，都是神之存在的有力證據。但是在無神論者看來，對世界的觀察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對於信奉宗教的人們來說，最後的校驗是“我就是”和“你就是”；但在無神論者，他們有充分的權利去相信偶然、運氣和註定。

比之對耶穌的信仰，無神論和懷疑論則需要更多的盲從式信仰，因為科學並不能證實神之並不存在。一個路德教徒、東正教徒、穆斯林或猶太教徒，可以絕對相信神，因為他們並不是把自己的信仰建基於科學的證據，而是憑藉於生活在我們心靈中的神所派遣的矯正者之靈。神之靈的這個微薄的小瓣使得我們得以永生，並且喚醒我們的信仰之心。

我們需要勇氣

要發現科學的或宗教的真理，我們需要勇氣。如果我們沒有勇氣去研究和揭示已經被認定為可疑之點的所有資訊、禁忌乃至源頭，則真理是很難發現的。真理完全不倚賴於資訊的來源、作者或學說派別；真理完全是基於經過驗證的科學的和屬靈的事實。我們還應當聆聽我們自己的感覺和良知的聲音，它們之存在，正是主要出於這樣一個目的。

我們可以，例如說，從《可蘭經》、《聖經》和《攸然希亞之書》中，找到一連串的真理，它們向我們提供合乎邏輯的論證，解釋我們為什麼會在這兒，我們是從哪里來的，以及我們正在往哪兒去。我們的世界和語言，總是在日新月異地變化著。我們並不需要固守那些留存在科學和宗教當中的、千年陳貨般的假說和闡釋。我們應當有勇氣用現代的語言和概念，去修正和更新舊有的原始材料。我們已經擁有了足夠多的陳舊的儀典、

聖像和空洞的詞藻。與這些相反，我們應當享有的卻是能動的和鮮活的科學、信仰和宗教，它們才真正地影響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決策、選擇和活動。

教理和教義的持續性發展，是對路德教、印度教、佛教和任何其他宗教的最重要的挑戰。一個可靠的、能動的更新、改革、修正和對話是必要的，以便提高不同宗教派別之間的和諧和諒解。我們也應當懂得，救贖並不倚賴於你用的是哪一種學說的名義。唯一的要求只是信仰，不帶偽善成分的愛心和博愛的信仰。

哲學與倫理

哲學和倫理所要解決的，是與宗教相類似的問題。但是，由於基本假設的不同，可以引出很多不同的結果。唯物主義的哲學，假定我們只能生存八十年左右。但是宗教性哲學的結論則基於一個永生的理念。這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是一個全然不同的概念。比之純粹的哲學觀點，宗教視點對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的苦難和掙扎給出一個更加合乎邏輯的解釋。例如：

- 如果我們不曾經歷過恐懼和沮喪，我們便不能理解**勇氣**。
- 如果不經歷痛苦和受難，我們便不會去追求**歡欣和快樂**。
- 如果我們不曾面對過社會的不平和不公，我們便不會知道什麼是**利他主義和人道主義**。
- 如果不存在錯誤和欺詐，我們便不會在內心中滋長出**對忠誠的熱愛**。
- 如果不是險情、意外和疾病的永遠存在，我們就不能理解什麼是**希望和信賴**。
- 如果沒有貪婪和不公，我們便不能理解什麼是**公正**。

我們只有生活在現在這樣一個世界裏，才能為這些有價值的特質去奮鬥；在這裏，我們能夠信賴的，只有我們的造物主的仁慈和愛心。若是在一個完美的、無罪錯的宇宙中，我們便達不到這些目標。我們在世上度過的有限年頭，只是我們的永恆探索之旅的開頭歲月。所以我們必須永遠地竭心盡力。我們常常設想我們的一切成就，是歸功於我們自己的能耐，但事實並非如此。幾乎我們的所有成功，都是我們的同伴和無數先輩打下的根基。我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我們也必須“超前支付”，盡到我們增進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的一份責任。

在這個世界中，我們永遠達不到徹底的平等和自主。然而，重要的一點是在於，我們能夠為這些價值去奮鬥。一些幸運者降生在富裕之家，另一些可憐的人只能落生於路邊街頭。一些人形貌昳麗，另一些卻身染病痛或罹患殘疾。然而，在死亡降臨之時，我們就都平等了。就在這時，我們必須在死亡和永生二者之間作出最後的抉擇。這是我們在

世間生活中能夠做出的唯一真正的至高無上和獨立自主的選擇。在這個最後階段，沒有一個旁人能來幫助我們。

我們的宇宙、原子、物質和生命，是運用廣大的智慧和技巧創造出來的。與之相比，完美天國的創造，則反而是一個容易得多的事情。我們應當知道，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病毒，或者一個小小的種子，也比任何一個人造的器械更為複雜精細得多。創造意味著靈魂、生命、引力、光子、元素、空間，以及自然規律。進化則是前列這些世界基本構造材料所發展出的產物。這可有地質層和沉積物為證。隨機性可能在一些細節上起作用，但基本準則是要服從神的規律。

比之於單純地服從規則、遵守法律，我們有著更高的目的去追求。相反，我們也應當聽取我們的感受和良知，去探究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剝削我們的窮苦貧弱的兄弟姐妹，可能是合乎法律的，但它卻不合乎真正的宗教哲學。我們的世界隨時都在變化著，因而，神並不需要機器般的人。神要的是能夠做出自己聰明的抉擇和具有不假助於物質性憑據或者奇跡之信仰的活生生的人。我們獲得了自由意志，所以我們無比高出於只會服從規則的單純機器。

各種宗教派別應當逐漸理解到，**我們都擁有著同一位神**，只是我們在用不同的名字來稱呼他罷了。我們之間不是敵人。我們具有同一個歸宿。我們之間可以互相學習許多的東西。我們應當注意到，我們間的主要分歧只在於儀典和禮拜的方式，而神則是同一位。

無神的哲學好比是一具沒有鎖定校準點的溫度計。唯物主義哲學可以提供一個暫時的解脫和生存，就像一個漂浮在海洋上的浮標。而宗教性哲學則把人引向永生，正如一個屹立於磐石之上的燈塔。

神是來源和歸宿

神給我們帶來統一性，和哲學與倫理的校準點。哲學不可能單純依靠邏輯論證，不仰賴於唯一神或者造物者的觀念，而達到所有人之間的平等。只有唯一神或者造物者的觀念和理念，能夠讓世間所有的兄弟姐妹們擁有平等的做人權利。這是達到光明與世界和平的唯一路徑。這個簡單的觀念也把我們引向敬重我們的同伴並為他們服務，而不是單純去敬拜聖跡和空洞的儀典。神並不寓居在偶像中，而是作為矯正者，駐居在我們的心靈之中。有鑒於此，商人們可以通過奉行公平交易來敬拜神；工程師可以力行綠色施工工藝來敬拜神；藝術家可以通過使人娛情悅目、賞心樂事來敬拜神。

對於科學，神是一個原因；對於哲學，神是一個統一性的假設；對於宗教，神是一個永生的個體存在。對人而言，神是他的來源，就像他的父親和母親一樣。但是，神也是人的歸宿，因為我們的靈魂渴求與神的這個小瓣之靈相結合，它就寓居於我們的心靈之中。人類是一種二元化的受造物，區分為男人和女人，他們具有平等的權利。人之兩極雖有不同，然而同等重要，他們能使我們的生活心醉神迷、意氣風發，因為二者給我們的世界以不同的景象。分歧和差異並不是缺欠，反而是一種強化劑，它豐富著我們的生活，讓我們變得更加強壯。

我希望把世界變成對基督徒、對穆斯林和對無神論者們來說的更好的環境。通向這個目標的唯一路徑是神和唯一造物者的觀念，它使我們實現平等。如果沒有這個觀念，我們就會認為我們自己的神，自己的哲學、種族、宗教、性別或者國家，是優勝於別人的。這種謬誤總是給一些人壓迫我們的同胞提供口實。我希望我們的世界變成這樣的地方，在那裏：

- 不同的宗教派別之間，不需要設置帶刺絲網的樊籬。
- 法院的裁決，不再是取決於被告的運氣。
- 宗教儀典不能取代日常生活中人和人之間的尊重。
- 女人與男人之間享有同等的權利。
- 不能盜用國家權力之名而作為發動戰爭和傾軋的口實。
- 人們不再需要把自己的身格隱藏在大牆背後，或者用化名來掩藏自己，就像老鼠鑽在洞裏一樣。
- 正義與神交成為更加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崇尚傳統、禮拜和官僚政治。
- 運用最好的科學手段，讓最高的宗教理想滲透到現實的日常生活中去。
- 我們不再為神和宗教而奮鬥，而是為每個人去奮鬥，因為我們是弱者，而神是強者。

兩千年前，一群懦夫叫嚷著“釋放巴拉巴”和“釘死耶穌”。很多現代人可能會覺得，那和我們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但是，在“離別”之時，我們中的每一個人人都將面對這同一個人生的抉擇。

原作 安替·羅因（Antti Roine），2005年1月1日至2006年1月27日

翻譯 余干生，2006年2月9日